

由對比分析的觀點看 東勢客家語言的開放性質

吳中杰*

摘 要

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中就已論及：「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亦即現有漢語方言字音讀法與中古切韻音系的聲紐和韻類當有整齊的對應性，若屬於該韻類的一個字如此，那麼該韻母的其他轄字也應都如此讀。陳忠敏（2013）延伸此種觀點指出：文白讀層以音類為對立，是成系統的音韻對應；具系統性的文白讀音才是層次分析的依據。按照 Dixon（1997）的語言發展模式，一個處在原平衡期（equilibrium）的語言，語音會與其祖語系統對應，如同台灣四縣、海陸客家話和切韻音系相對的整齊關係。然而，語言可能因為劇烈接觸而產生疾變（punctuation），之後雖然逐漸穩定下來，達到新的平衡期，語言使用者對於每個字音的讀法產生共識，但語音系統已經「回不去了」，顯現多種來源的語言質素，跟祖語無法系統對應。

本文以台灣大埔音客語詞典（2005）內的單字讀音為基準，從對比分析的觀點，探討東勢客家語這個處於新平衡期階段的語言，系統對應上的不整齊性。以中古音架構出發，蒐羅範圍包含聲母的從母、溪母、曉影組，到韻母的果攝三等、蟹開一精、蟹開二幫、見、影組，效開三四、流開一三、梗開二四

* 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等之轄字，將東勢、四縣、海陸、饒平、大埔縣高陂鎮的語料進行比較，逐一辨認東勢客家語的不同質素，用實際證據說明其混合方言的性質。

我們將在本文中看到，四縣、海陸話較為接近李如龍在〈論語言的社會類型學研究〉（2009:376-9）中所說的封閉型語言，處於原平衡期，與祖語系統性地對應。而東勢客家語，歷史上因四縣、海陸、饒平、大埔話劇烈接觸，發生疾變之後，達到新的平衡期，音讀固定下來了，卻干擾了跟祖語對應的整齊性。以其廣納多種來源，本文主張可歸為李文所言之開放型語言。

關鍵詞：東勢客家語 聲韻學 開放型語言 台灣大埔音客語詞典 對比分析

一、理論背景

按照 Dixon (1997) 的語言發展模式，特定區域內的語言，會逐漸形成共同的特色，並且穩定不變，是為原平衡期 (equilibrium)。然而，該地的語言可能由於自然（如天災）或人為（如遷徙）因素，造成短期間內語言之間的劇烈接觸而產生疾變 (punctuation)¹，之後又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此區域之語言雖然逐漸穩定下來，達到新的平衡期，該語言社區的語者們，對於語音、詞彙的說法產生共識，但其內容和原平衡期業已不同，包含了世居者的舊語言成分、以及疾變期透過語言接觸帶入的新成分。如果單就語音系統來說，套句台灣現今年輕世代的口語，已經「回不去了」，因接觸而生的多種來源的語言質素，使得祖語和子孫語言無法呈現相同的系統內容 (inventory)。Meillet 曾經舉例，原始拉丁語系統中沒有 -y 元音，但拉丁語擴散到高盧地區時，吸收了高盧原居民語言中的 -y，致使日後該處形成的法語，雖說是拉丁語的一種子孫語言，其語音系統卻具備原先祖語中所闕如之 -y。我們若將 Dixon 的模式，套用在 Meillet 所舉的實例上，可以看出這三個階段的變化：

表一 拉丁語－法語的平衡－疾變模式

階段	原平衡期	疾變期	新平衡期
地區	高盧	高盧	高盧（今之法國）
事件	--	源自羅馬的拉丁語，透過征服擴散到高盧	--
語種	高盧語	拉丁語、高盧語	法語
語音系統	有 -y	無 -y 的拉丁語，和有 -y 的高盧語劇烈接觸	雖屬拉丁語的一種子孫語言，卻有 -y

資料來源：Dixon (1997)、作者自行整理

¹ 平衡 (equilibrium)、疾變 (punctuation) 的術語翻譯，係採用郭必之 (2014) 的譯法。

基於語言普遍性的原則，西方歷史語言學者建立的語言發展模式，在東亞能否適用？本文將以四縣、海陸、東勢、饒平等幾種客家話之間的對照，呈現台灣客家語言形成及演變過程中，台中山城地區的特殊性質。

二、問題意識

通行於台中東勢、新社、石岡上五庄、和平區谷關以西，苗栗卓蘭中街、內灣，南投國姓北港、水長流的客家話，羅肇錦（1990）判別為饒平話，董忠司（1991:247）歸類為中部四縣話，洪惟仁（1992:93）則認為其聲調系統明顯是四縣話，而潮州饒平味道甚濃。江敏華（1998）指出東勢話的聲母、韻母較接近海陸話，只有聲調上接近四縣話。徐登志在台灣大埔音客語詞典的序文（2005）提及：自從 1998 年親赴廣東大埔縣調查之後，認為東勢話於語音系統上最接近大埔縣高陂鎮的口音。而蘇軒正（2009）考察了豐順縣，認為東勢話的詞彙更接近豐順縣埔寨鄉，跟大埔縣高陂鎮反倒有較大的差異。綜合這些學者紛歧的看法是：東勢話介於四縣、海陸、饒平、大埔、豐順口音之間。

我們觀察實際生活上的語言經驗亦復如是。921 地震後，一位屏東竹田人到石岡從事社區營造。他本想學好東勢話，結果發現自己講得四不像，既非原來就會說的四縣，也非地道的東勢話，因為他的話語有些符合東勢講法、有些又不是；最後只好放棄學習。另一位高雄杉林人參加旅行團，遇到一群東勢人，交談有時順暢、有時互相無法理解，後來雙方乾脆不用客語溝通。還有一次東勢、卓蘭的社造團隊，在客委會主辦的研習營中，碰上以海陸話授課的講師，台下東勢學員舉手打斷講演，要求對方說四縣話，才比較聽得懂。這些例子顯示東勢話跟四縣話有局部相通之處，卻也有部分不一樣；和海陸話聲韻結構近似，交流起來仍存在難度，何以致此？²

² 本文並非想要用這三個案例，去論斷東勢話缺乏系統性；而是藉由生活經驗實例，引出問題意識。

三、現象條列

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中就已論及：「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亦即現有漢語方言字音讀法與中古切韻音系的聲紐和韻類當有整齊的對應性，若屬於該韻類的一個字如此，那麼該韻母的其他轄字也應都如此讀。陳忠敏（2013:106）延伸此種觀點提出：文白讀層以音類為對立，是成系統的音韻對應；具系統性的文白讀音才是層次分析的依據。照理說，一個處在平衡期的漢語方言，語音會與其祖語系統對應，和切韻音系具有整齊的關係。那麼，東勢話的現象如何呢？

表二 從母的表現

語種 \ 例字	字	集	匠
四縣	s-	s-	s-
海陸	s-	s-	s-
東勢	s-	s-	tsh-
饒平	tsh-	tsh-	tsh-

資料來源：作者逐字整理自徐登志等，2005，台灣大埔音客語詞典，台中：寮下文化學會出版。以下表三至表十六同。

中古從母讀 *dz-，到了客家話中清化並送氣讀 tsh-，仍為塞擦音，有一部分字在台灣四縣、海陸客家話唸擦音 s-，是從、邪母不分的反映。廣東潮州府屬的饒平、大埔、豐順、揭西則一概讀 tsh-。東勢話介乎於四縣和廣東饒平³之間，從邪不分的例字，有的讀 tsh-、有的卻唸 s-，並不一致。

表三 溪母的表現

語種 \ 例字	渴	肯	客	坑	去
四縣	h-	h-	h-	h-	h-

³ 由於教育部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的饒平音，以新竹竹北六家為準；該口音深受海陸話影響，例如溪母大量讀 h- 等。本文改採詹伯慧等（2003）的廣東饒平客語，作為討論依據。

海陸	h-	h-	h-	h-	h-
東勢	h-	h-	kh-	kh-	kh- / h-
饒平	kh-	kh-	kh-	kh-	kh-

中古溪母讀 *kh-，台灣四縣、海陸客家話分別唸 kh-（慶）和 h-（糠）二類，其中 h- 逢合口介音 -u-（闊）或在元音 -u（褲）之前，有條件變體 f-。四縣、海陸局部溪母字唸 h-/f- 的現象，在粵語中亦可發現，但粵語變讀 f- 的條件更為寬泛；除上述介音 -u- 或元音 -u 外，同為圓唇的 -o 也是條件，如 fo（科），四縣、海陸仍讀 kh-。廣東潮州府屬的饒平、大埔、豐順、揭西則一概讀 kh-。東勢話介乎於四縣和饒平之間，糠類的溪母字有的讀 h-、有的卻唸 kh-，並不一致。其中常用字「去」作動詞說 kh-，作趨向補語、或結果補語標記時，無論在東勢街區或郊區的上城，我們都採錄到 h- 讀法，顯示兩種類型的並存。

表四 曉影組的表現

例字 語種	枵（餓）	鵠	異（很）	已	寅
四縣	iau	ieu	i	i	i
海陸	iau	rhau	(tong)	rhi	rhi
東勢	iau	rhau	i	rhi	rhi
饒平	iau	rhiau	(zhin)	rhi	rhi

曉影組三等凡以零聲母搭配前高元音的組合，海陸、饒平比起四縣，具有明顯的摩擦成分。從東勢話的擬聲詞「蟬」說 rhiam⁵³ rhiam⁵³ rhi³³ 來看，東勢應該屬於海陸的舌葉濁擦音類型，但異（程度副詞）⁴卻又像四縣那樣沒有擦音聲母，應採借自四縣話。而枵（餓）東勢話同於北部四縣、海陸、饒平，都唸零聲母的 iau，搭配前高元音的舌葉濁擦音付之闕如，不在原有音韻系統之內；何況 iau 乃南部四

⁴ 此一程度副詞 i53 之本字，學界尚未有定論。我們認為華語的「異常」、英語的“extraordinarily”、法語的“extraordinairement”等表示「很」的程度副詞，詞義均指「異於尋常」，若認定 i53 之本字為「異」，音義俱合。

縣、廣東梅縣所不能接受的詞形，因此我們認為枵應屬閩南語借詞。

表五 果攝三等的表現

語種 \ 例字	茄	癩
四縣	-io	-io
海陸	-io	-io
東勢	-iau	-io
饒平	-iau	-ai

果攝三等常用字很少，四縣、海陸讀 -io，東勢「癩」讀 -io、「茄」卻唸 -iau，帶有饒平話的特徵。

表六 蟹開一精組的表現

語種 \ 例字	才	財	材(~料)	(比~)賽
四縣	tshoi	tshoi	tshoi	soi
海陸	tshoi	tshoi	tshoi	soi
東勢	tshai	tshai	tshai	sai
饒平	tshai	tshai	tshai	sai

蟹開一精組四縣、海陸讀 -oi，東勢卻唸 -ai，帶有廣東饒平話的特徵。

表七 蟹開二幫、影組的表現

語種 \ 例字	牌	稗	隘	矮
四縣	-ai	-ai	-ai	-ai
海陸	-ai	-ai	-ai	-ai
東勢	-ai	-e	-ai	-e
饒平	-e	-e	-e	-e

蟹開二幫、影組四縣、海陸讀 -ai，廣東饒平則唸 -e，和四等齊韻同形式。東勢有的說 -ai、有的是 -e，並不一致。

表八 蟹開二見組的表現

語種 \ 例字	屈	界	街	解（~開）
苗栗	-ie	-ie	-ie	-ie
內埔	-iai	-iai	-iai	-iai
海陸	-ai	-ai	-ai	-ai
東勢	-ai	-ai	-ie	-ie
饒平（過嶺）	-iei	-iei	-iei	-iei

蟹開二見組若以 *-ai 作為出發點，低元音 -a 和後子音 k- 搭配時產生細介音，主要元音 -a 前後的 -i- 為前高性質，使低元音 -a 抬升到中元音 -e，成為 -iei 韻母，又基於三個音段都偏前的共存限制，韻尾丟失。音變過程如下：

*-ai（海陸）→ -iai（內埔）→ -iei（過嶺）→ -ie（苗栗）

東勢話中，在同樣的聲韻條件下，兼有變化的起點（海陸）和終點（苗栗）的形式，不從多種來源語言相互接觸的角度，很難解釋。

表九 效開三幫精章組的表現

語種 \ 例字	表	飄	苗	宵	小	笑	燒	少	紹
四縣	-eu	-eu	-eu	-eu	-eu	-eu	-eu	-eu	-eu
海陸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au	-au	-au
東勢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eu	-eu	-eu
饒平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au	-au	-au

在江永「三四皆細，而四尤細」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古音構擬，泰半將效開三擬為偏低的 -jau、效開四為中元音的 -ieu。若以此為出發點，海陸效開三 -iau 較存

古，四縣 -eu 是後起的。根據我們的調查，廣東嘉應州（今屬梅州市）的蕉嶺、梅縣東北部，效開三讀 -eu；而興寧、五華、梅縣多數地區則唸 -iau，可見這種方音差異，姑不論孰先孰後，在廣東原鄉就已經出現了。海陸、饒平章組舌葉音和細介音互斥，因此為 -au，其餘聲母均為 -iau。東勢多數唸 -iau，但章組卻讀 -eu，偏向四縣形式。

表十 效開三見曉影組的表現

例字 語種	嬌	橋	轎	枵	腰	窯	舀	要	鵠
四縣	-ieu	-ieu	-ieu	iau	ieu	ieu	ieu	ieu	ieu
海陸	-iau	-iau	-iau	iau	-au	-au	-au	-au	-au
東勢	-iau	-iau	-iau	iau	-eu	-eu	-eu	-eu	-au
饒平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效開三見曉影組四縣讀 -ieu，只有枵（餓）iau 是例外。然而四縣一般說「肚飢 tu³¹ ki²⁴」，枵的講法來自海陸話乃至閩南語，並非四縣固有詞彙。海陸、饒平見組讀 -iau，逢零聲母前高元音摩擦增強為舌葉濁擦音，因此韻母為 -au。東勢見曉組讀 -iau、影組有海陸那樣的濁擦音，韻母卻是四縣的 -eu，但「鵠」又唸 -au。

表十一 效開四的表現

例字 語種	蕭	繳	噉（哭）	嬌（風騷）
四縣	-eu	-ieu	-ieu	-ieu
海陸	-iau	-iau	-iau	-iau
東勢	-iau	-iau	-ieu	-iau
饒平	-iau	-iau	(vo ³¹)	-iau

雖然按照切韻音系宵蕭分韻，韻鏡也將之分為三四等，也才會有效開三 *-jau、效開四 *-ieu 之古音構擬。但觀察四縣、海陸、饒平的情況，客語實無宵蕭

的區別。四縣的效開四仍為見曉影組讀 -ieu，其他聲母唸 -eu。海陸、饒平也都是 -iau。然而東勢大抵為 -iau，噉（哭）卻如四縣讀 -ieu；聲符相同的「繳」則為 -iau。

表十二 流攝一、三等的表現

例字 語種	牡	質	彪（~形）	滌（~尿）	愁
四縣	-eu	-eu	-eu	-eu	-eu
海陸	-eu	-eu	-iau	-iau	-eu
東勢	-iau	-iau	-iau	-eu	-eu
饒平	-iau	-iau	-iau	-iau	-eu

流攝一等四縣讀 -eu、三等幽韻幫組也是 -eu，搭配其他聲母大抵讀 -iu。海陸一等為 -eu、三等幫組 -iau。饒平廟（效三）、茂（流一）同音 -iau 為其特色，饒平縣上饒鎮的地名「茂芝」，就是由「廟子」諧音雅化而來。東勢一等幫組與之相同；但三等幫組聲符相同的彪和滌讀法又有差異，滌仍讀同四縣。莊組「愁」讀 seu¹¹²，表示東勢 -eu 不但能和舌葉音搭配，跟舌尖聲母亦可，因此 -eu 韻母並非 -au 與舌葉音搭配時產生之條件變體。

表十三 梗開二、四等的表現

例字 語種	冷	釘	疔	聽	頂	訂	零 （~工）	零 （~星）	伶	另
四縣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海陸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東勢	-en	-en	-ang	-en	-en	-en	-ang	-en	-ang	-ang
饒平	-en	-en	-en	-en	-en	-en	-en	-en	-en	-en

梗開二四等搭配舌尖聲母四縣、海陸皆為 -ang/k，展現客語四等讀洪音的特色；饒平讀中元音的 -en/t。東勢時而同於四縣、海陸，時而讀如饒平，由於聲母發音部位相同，看不出分讀的條件。尤其「零（~工）」唸 -ang、「零星（零

錢)」二字卻是 -en；又如同樣聲符的「歷」-et、「曆」-ak，無法預測其音讀規律。

四、分析解釋

台中山城支配性的墾拓領袖是翁子張達京和土牛劉章職。他們都是廣東大埔高陂鎮移民。實地考察山城居民的來歷，在高陂周邊者尤多，恐非偶然。以下例舉：

表十四 台中山城與廣東大埔高陂的淵源關係

台灣聚居地	姓氏	祖籍	位置
豐原翁子	張	大埔縣高陂鎮赤山	高陂鎮東郊
潭子頭家厝	張	大埔縣高陂鎮赤山	高陂鎮東郊
石岡土牛	劉、連	大埔縣高陂鎮烏槎	高陂鎮東郊
東勢上城	張	大埔縣高陂鎮河下	高陂鎮南郊
東勢、新社協成	郭	大埔縣桃源鎮對門	高陂鎮南鄰
東勢、國姓	曾	大埔縣洲瑞鎮三州湖	高陂鎮西鄰
東勢、后里	田	大埔縣大麻鎮唐溪	高陂鎮北鄰
石岡梅子	郭	大埔縣大麻鎮小留	高陂鎮北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各姓族譜

東勢和高陂的語言現象有若合符節之處，例如：

1. 舌葉音搭配細介音出現：從共時的平面上看，知章組三等今讀四縣乃至梅縣只有舌尖聲母，而無介音。海陸話有舌葉聲母，亦無介音⁵。大埔縣內如縣城湖寮等地，也和海陸話讀法一致；而高陂鎮卻跟東勢一樣，舌葉音與細介音並存。
2. 第二人稱：四縣讀成音節鼻音 n，海陸及大埔縣楓朗讀鼻音搭配前高元音 ngi，大埔縣百侯讀 hen，像東勢唸 hng 這般有 h- 聲母的成音節鼻音的，只有高陂及其南鄰的桃源。

⁵ 此處的討論集中於知章組，暫不論及海陸話影組也有舌葉濁擦音搭配細介音的現象。

3. 「早上」：客語通常說「朝晨」，四縣 tseu²⁴ siin¹¹，海陸 zhau⁵³ shin⁵⁵，東勢卻說圓唇的 zheu-³⁵ shun¹¹²，高陂亦然。

不過，東勢和高陂的相異，我們也不應忽視，才是客觀的研究態度。諸如：

1. 連讀變調：陰平和陰平字連讀，東勢不變調 33 33；但高陂前字變讀為高降調 53，壑首張達京故里赤山村尤其明顯。
2. 蟹合一「杯對會」、止合三「水肥尾」，東勢跟海陸一致唸 -ui，但高陂都讀 -ei。
3. 舌葉音搭配主要元音：東勢舌葉音所搭配之主要元音為 -i，和海陸或饒平相同。高陂則和大埔縣境其他方言一樣，舌葉音搭配央高元音。我們觀察到相鄰的大埔光德和饒平九村鎮，即使彼此調值及調類劃分都一致，九村的舌葉音搭配前高元音，光德則仍為央高元音，所以這是大埔區別於鄰縣方言的重要特徵，高陂亦不例外；東勢卻無此現象。
4. 高陂及其南鄰的桃源見組一等「感 kam」、二等「減 kiam」不同音，東勢如同四縣、海陸，二者均讀 kam。
5. 高陂、桃源山合三「飯」唸輕唇的 fon，東勢讀重唇 phon，和海陸或饒平相同。
6. 曾合一「國」大埔縣境有 kuet、kut 二派讀法，高陂唸 kut。但東勢、卓蘭（包含老庄的饒平話）說低元音的 kuat，此種語音形式，我們目前在閩西、粵東的諸多客家方言中，尚未找到與之相同的例子。
7. 小稱詞綴：大埔縣境客語均有小稱詞綴，高陂和湖寮用「子」、光德九仔畚說「兒 rhii」、楓朗為「ter」。東勢小稱乃零形式，陰平 33 以變調 35 來表現小稱，但其他五種聲調並無變調小稱。考察高陂周遭，只有南邊豐順縣才是零形式的小稱，但也沒有變調小稱。桃園縣新屋呂氏的豐順話亦無小稱詞綴（賴文英，2004）。

從地理位置上看，大埔縣介於梅縣和饒平之間，而行政區劃方面，大埔是 1526 年由饒平縣分割成立的，現今則屬於梅州市管轄。那麼，大埔兼有梅縣和饒平的語言質素，原本不足為奇。本文所要強調的是：雖然廣東大埔話同時有梅縣和饒平話成分，但它是處在原平衡期的語言，規律性已經形成。以該縣高陂鎮為例，

蟹開二幫、見組讀 -ai，影組讀 -ei；低元音 -ai 讀法如同梅縣，影組韻腹讀中元音如同饒平的 -e，但複元音 -ei 則是大埔的特色。東勢則不然，幫、見、影組之內讀 -e 和 -ai 者都有，由於發音部位相同，看不出分讀的條件；部分例子甚至形成同字異讀。比較合理的解釋為：至少二個以上來源各異的客家話次方言，在台中山城這個清代乾隆以降漢人才墾拓成功的地區劇烈碰撞，逐漸穩固下來以後，眾人有了彼此溝通的公約數，特定字音產生了固定唸法，但它們並非都是同一個客家口音傳衍下來的。

表十五 蟹開二東勢、高陂的比較

例字 語種	牌	稗	隘	矮	介
高陂	-ai	-ai	-ei	-ei	-ai
東勢	-ai	-ai	-ai	-e	-ai
例字 語種	屈	界	街	解(~開)	解(~說)
高陂	-ai	-ai	-ai	-ai	-ai
東勢	-ai	-ai	-ie	-ie	-ai

若用本文第一節所討論的 Dixon (1997) 之平衡－疾變模式，我們試圖詮釋從高陂到東勢的語言發展歷程：

表十六 「廣東大埔高陂話－台中東勢話」的平衡－疾變模式

階段	原平衡期	疾變期	新平衡期
地區	廣東大埔高陂、東勢山城地區	東勢山城地區	東勢山城地區
描述	客家人世居廣東大埔高陂；東勢尚為原住民天下	源自廣東大埔等縣的客家話透過拓墾擴散到東勢	山城地區成為穩定且內部一致的客語社區
語種	廣東大埔：高陂話 東勢：巴宰語、泰雅語	大埔、四縣、海陸、饒平等客語	東勢客家話
語音系統	舌葉音搭配細介音（高陂）、止合三非組 -ei	舌葉音搭配細介音（高陂）、止合三非組 -ui（海	舌葉音搭配細介音（東勢）、止合三非組 -ui

	(高陂)	陸、饒平)	(東勢)
個別例字	第二人稱說 hng (高陂)、疑母 (*ng-) 的「魏」讀 ngui ⁵³ (高陂)	第二人稱說 hng (高陂)、魏讀 nui ⁵⁵ (平遠)	第二人稱說 hng (東勢)、魏讀 nui ⁵³ (東勢)
詞法	小稱詞綴： 子 (高陂)	小稱詞綴： 零形式 (豐順)	小稱詞綴： 零形式 (東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結論

李如龍在〈論語言的社會類型學研究〉(2009:368-381)中論及不同區域的語言，具有不同的社會類型，包含向心—離心、封閉—開放、穩固—變異、多能—單能、擴展—收縮、規範—俚俗的區分。像以福州話為代表的閩東方言，對外是封閉型的，不易受外方言或普通話影響。就連普通話的「同志」，也要照福州語法改稱「依志」。反觀以建陽話為代表的閩北方言，有漢代以來的閩越底層、中原漢人、吳人、楚人的開發，宋代以後吳語、贛語區移民的遷入，使現有方言音類和古音對應很不整齊，包含了數個不同歷史層次，乃歷代共同語、及多種鄰近方言影響的結果；閩北話遂成為開放型語言的典型。

我們在本文中看到，四縣、海陸話較為近李如龍(2009:376-9)中所說的封閉型語言，處於原平衡期，與祖語尚能系統性地對應。而東勢客家語，歷史上因四縣、海陸、饒平、大埔話等的劇烈接觸，發生疾變之後，達到新的平衡期，音讀固定下來了，卻干擾了跟祖語對應的整齊性，如同閩北話那樣。這也就是為何他處客家人學不好東勢話，因為對應經常超出語者預期的規律，以致無法順利掌握其唸法。鑒於其廣納多種來源，本文主張東勢話可歸為李文所言之開放型語言。

參考書目

- 大埔縣志編委會 1992 《大埔縣志方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江敏華 1998 《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俊龍 2003 「兩岸大埔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呂嵩雁 1993 「台灣饒平方言」。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如龍 2009 〈論語言的社會類型學研究〉，《漢語方言研究文集》368-381。
北京：商務印書館。
- 吳中杰 2010 〈試論台中東勢客家話的來源〉，《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537-548。台北：文鶴出版社。
- 洪惟仁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敏麟 1984 《台灣舊地名之沿革》。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徐登志等 2005 《台灣大埔音客語詞典》。台中：寮下文化學會出版。
- 高然 1995 《豐順方言簡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陳忠敏 2013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北京：中華書局。
- 詹伯慧等 2003 《饒平客家話》。香港：廣東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
- 賴文英 2004 「新屋呂屋豐順腔客家話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董忠司 1991 〈台灣地區客家方言簡述〉，《現代漢語方言》，附錄二。台北：新學識出版。
- 蘇軒正 2009 「大埔、豐順客家話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羅肇錦 1990 《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 Dixon, Robert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語言的興衰》。郭必之譯（2014）。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On the Punctuation of Hakka in Dung-shih, Taichung City through Contrast Analysis

Al Chung-chieh Wu

Abstract

Chen (2013) proposed that only systematic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can be the ground for historical strata analysis, which was discovered by Lu-you in Su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Dixon (1997), languages in the original equilibrium period are stable;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contemporary and ancient forms are regular,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of Hakka Si-Xian accent and Qie-yun systems. Meanwhile, punctuation may occur due to language contact within a short time; a new equilibrium stage is achieved thereafter, but elements from various sources fell to be predictable as compared to their ancestral tongue.

We take a Hakka accent spoken in Dung-shih District, Taichung City as the instance of punctuation through Contrast Analysis. From initials to rhyme-groups, comparison is made among different sub-dialects of Hakka in both Taiwan and Canton. The hybridity of Dung-shih is then proved by checking the pronunciation recorded on the dictionary edited by Hsu (2005).

As we shall see in the article, Si-Xian accent is similar to the conservative type of language attributed by Li (2009), staying in the original equilibrium period. However, Dung-shih has gone through intensive language contact, which leads to punctuation. Owing to the multi origins, Dung-shih fits Li's definition of the open type of language.

Keywords: Dung-shih Hakka, Chinese Phonology, the open type of language, Da-pu Hakka dictionary, Contrast Analysis